# 硬币

天微微亮时他便已经坐在喷泉边的长椅上了，这是他每日例行的练习时间。他轻轻将琴夹在颈项间，右手握住弓根，将弓搭在弦上。然后他开始缓缓挪动小臂，先是空弦练习，而后是上下行音阶，再然后是不同的弓法与节奏型，最后是即兴演奏。琴音像水一样从陈年的琴木中渗出，随后便流泻而下。他的手指并不灵活，指腹的肉垫在纤细的琴弦上着力时总是会为他带来不轻的疼痛。好在这种疼痛并不持久，因为他无法让小指在最细的琴弦上停留太长时间。疼痛与乐音不同，一下子将他从那水一样微寒的清晨中拽了出来，这时他才发现，雪已经覆满浅青色的街道，积下薄薄一层了。

他的同族中，与他有类似爱好的并不多见，哪怕他一直觉得，如果自己身上的花纹层层叠叠如同飞掠白崖的黑鹰，那他所钟情的乐音便是夜以继日攀上海角的浪花。他特意聘请制琴师为他定做了大号琴，为的就是适应他那宽阔的臂膀。而待他将琴盒合上，斜跨到背后时，他的背影依旧显得和这把琴的尺寸不相搭配。他自嘲地笑了笑：谁家的老虎会喜欢拉小提琴呢。

雪仍未停，可太阳正从远处错落的建筑中徐徐升起。他鼻头翕动，一股若有似无的香气钻入他的鼻腔，四下望去，只见街道另一侧的烘焙坊已然开门迎客。店内橙黄色的暖光，透过店门两侧的玻璃照亮了路旁的积雪。他在原地犹豫了片刻，掏出躺在上衣口袋内的怀表，确认时间尚早：休息日里前辈不会早起。也许他可以绕一小段路，买些刚出炉的糕点带回去。他向香气渐浓的方向走去，喷泉哗哗的水声在空气里游荡，在洁白的积雪上留下一串错落的足迹。他能感受到细细的雪花悄悄落在他的鼻尖，随着他的呼吸冒出的白气一同融化。馥郁的麦香牵着他的手穿过淡淡的晨雾，踏上两级台阶，拉开玻璃门。

“欢迎光临，要尝尝我们店的招牌……”

哪怕是在大清早，店员依旧热情洋溢，丝毫不见懈怠，但他的思绪早已飘往远处，更无心听店员介绍店内的特色糕点。按说他喜欢这种暖色调的装潢：浅棕色的地板，墙上贴有麦穗花纹的壁纸，几列橱柜顺次摆放在米色的吊灯下。可对他而言，独处时甜点存在的意义便退化为单纯的果腹。他……这时他鼻子一酸。也许从认知层面来讲这种态度对甜点而言显然过分苛刻，但他实在无法忍受那种香味在寂寞的空气里化开的感觉，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像枯萎了。他无视了店员给他的建议，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和几个洒满亚麻籽的杯子蛋糕。

他走到结账柜台前，店员还不服输似地继续说道：“先生，您作为本店今日第四十二位顾客，可以享受幸运免单活动！”

他抬起头，只见店员从柜台侧面的抽屉里拿出一枚硬币，“您只需要抛出这枚硬币，当硬币落到柜台上后，如果人像面朝上，我们便可以为您免单。”

“来吧，抛吗？”

抛吗？他默默问自己。

他应当自己做出决定。他甚至可以想象，随着他的大拇指指尖发力，那枚硬币将被直直地抛向空中，旋转无数周，反射出令人目眩的光，随着一阵清脆的声响落到桌面上，最后由他本人轻轻一拍——于是一切已成定局。但待他抬起自己那硕大的虎爪之前，他又永远无法得知那枚硬币真正的朝向。这种进退两难的错觉让他感到一阵轻微的晕眩。

于是他将那枚硬币小心地置于爪尖，轻轻向上一挑。

硬币在空中旋转。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听见那种在电影里常见的戏剧性音效。它只是旋转，无声地旋转，升高、渐渐停止再加速下落，没等他将涣漫的思绪收回，便已随着“哐啷”一声落到玻璃柜台上。店员一掌将仍在旋转的硬币压在桌面上，而后毫不犹豫地移开了手，甚至没为他留下犹豫的余地。

“很遗憾。”店员面不改色，“欢迎下次光临。”

他什么也没说，安安静静地付了账离开了。

雪仍在下。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公寓楼的，哪怕他身披厚实的皮毛，哪怕他的背后太阳正从蛰伏的城市丛中升起，只觉得一种水样的春寒一点点浸满他的身体，那是一种更富侵略性的寒冷，如跗骨之蛆般拽住他的身子，令他的脚步愈发沉重，只差一点点就会将他生生拉进自己身后从毛发中滴落的水汇成的镜面之中了。

摁下电梯按钮时他仍在发呆，他看着标示层数的指示灯闪烁着将他带到离地面更远的地方。最后随着一声尖锐的提示音，他被吐出轿厢，然后顺着一条狭长的甬道坠向这栋人造的庞然大物的最深处。期间他看到无数扇门从他的爪边略过，无数个或圆或长的门把手待他握在掌心，转动一个特定的角度，然后向内推开。可他只是茫然地看着，什么也没有做。

什么也不做也是一种选择，也会产生相应的行动效力，不是吗？他问自己。

回过神来他便已站在走廊的尽头。他下意识抬起头确认房门号：503。这个数字给他带来的感受一向很难用语言阐释，熟悉也好安心也好，其中还混着一丝胆怯，让他有些进退两难。他有敲开这扇门的勇气吗？亦或者，门那边会有他想要的回应吗？他不知道。有时候他很讨厌这样无力的自己。

他的脑中蓦地划过一道弧线——那是一枚旋转着飞向空中的硬币，反射着耀眼的光芒，一点点升高，然后又一点点下落。他从口袋里摸出那枚硬币，正好是刚刚在烘焙坊里店员为他抛出的那一枚。这枚硬币是什么时候进入他的口袋的，他完全没有留意。也许只是作为找零而已，他想。

抛吗？他再次问自己。他依旧能够想象，这一次硬币在空中升高又下降，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干扰下被他紧握在掌心，可在这之后呢？他会坦然地摊开爪，被那枚小小的硬币所牵引的命运玩弄在股掌之间吗？如果像刚才一样，依旧抛出反面，那他是不是也要像刚才一样转身，头也不回地默默离去？

他真的能接受这样的结局吗？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抛出那枚硬币。随着那枚硬币呼啸着划破几乎凝滞的空气到达最高点的那一刻，他的瞳孔因一种近乎惊恐的恍悟猛地缩成一条细线。

他终于想起，住在这间公寓的人早在一年前，于一个同样飘着雪的清晨，头也不回地走向那浅青色的街道尽头，从此这扇门背后再无回音。

2023-3-28